



年猪

□连江水

年关一近,“杀猪宴”“吃刨猪饭”……好像点到了现代人精神的穴位,成为时下很火的文旅话题,也把我们带回杀年猪的记忆里。

“平时不看,专看过年半月。”因此,旧时杀年猪是年内隆重的大事。这不,杀年猪还有相对固定的时间。闽南俗语称“廿五刨猪豚”——刨,即刮削,意同“杀”;猪是猪,豚是小猪——就是说,腊月廿五是杀年猪约定俗成的时间。所以,腊月廿五这天屠夫们档期排得满满的,白加黑,得先预约时辰。时间定下了,先要吩咐买年肉的主准时到位。从前,车马、邮件都慢,谁家有一头年猪,今年找谁买肉过年,买什么部位的猪肉,是赊账还是付现,大家都心里有数。另外,还得先跟左邻右舍打个招呼,要杀一头猪没有三四个青壮年还真搞不定。

时辰一到,捉尾的、抓脚的、压腹的,悉数到位,拧耳抬头的自然是执刀的屠夫。这是个力气活,要讲究技艺与配合。小孩也悉数围拢过来。

开膛过后,买年肉的邻居就聚齐了。大家都算得很准——猪的嚎叫声早已传遍村头村尾,“二头肉”什么时候下锅没几个数。所谓的“二头肉”,又叫“槽头肉”,邻近歃血口,用现在眼光看,这里淋巴偏多,并不是好肉。可那时人们对“二头肉”煮糟菜赞不绝口,说是香、甜、润,原因在于这种带着温度与血水的肉自是新鲜无比,更重要的是大家都久疏战阵,啃个骨头都会觉得香。除了糟菜肉,通常还有一碗肉羹汤,上面漂几片葱叶,味道无可挑剔。大家打一碗白米饭边吃边讨论着,这猪养了多久,杀了多少斤,顺带夸一夸养猪的女主人。女主人自然要谦虚一番,那个时代,谁家媳妇是养猪能手,就是村里一等一的高人。不是吗?

古人很早就发现:家是什么?屋里圈

养着一头猪。有“豕”才有家,农耕文明时代,猪是家的标志物,也是家庭的重要财产。有一位擅长养猪的女主人是一件大好事。这一点,我深有体会。有一年,家里欠了一屁股债,我外公曾忧虑地说,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债务。不承想,当年我家就因一头长得飞快的猪就从债坑里爬出来。它是来报恩的吧。记忆里,我家常年养四五头猪,猪棚成了我家最重要的附属建筑,有次还将猪棚搭在厨房隔壁,就差没请猪上桌吃饭了。有时不禁心里嘀咕:母亲的爱是对猪多一点还是对她的儿女多一点。爱出者爱返,因此我家日子过得还算殷实,也因此母亲在生产队面对其他妇女时头仰得老高了。

吃饱喝足,大家提着自个的那份肉高兴回家,此时买猪脚的人最为神气,甚至是趾高气扬。一头猪总共就四条猪腿,能买个猪腿犒劳家人朋友自然有面子,猪腿俨然是生活平安喜乐的勋章,那神气一般养猪人是不配有的,留给养猪人的通常是

一些猪头、内脏等边角料。说到这,大家可能会问:那时没有冰箱是如何储藏猪肉的?我们这边并没有熏制腊肉的习惯,多数是将好肉焖一焖,留着备用。而肥肉呢,在寒冷天气里干放着,板结得像冻肉,存储十来天问题不大。

因为猪是家养的,生长周期长,煮出来的肉筋道、不油腻,好些年我并没有吃过那么香的年肉了。

现在农村已少有什么土猪、家猪,就算有一两户养猪,那也是养群猪,还是以饲料为主。而像我母亲那样以养猪为菜的都认为养猪亏本,已好多年不养了。没有“豕”的“家”还得是家。这,我是想得通的,只是每到年关,总想起那年杀年猪、吃年肉的往事。年猪话题恰好是一个小拨片,拨动了家园故土的多愁和岁月流逝的喟叹。

洗汤

□沈小窗

过年前,待备齐年货、完成笄尘、理完头发,剩下的大事便是洗浴,我就跟着母亲去洗温泉澡。

大汤池的浴场是半露天的,刚走到上汤桥,大老远就看见一缕缕轻飘飘的烟雾袅袅升腾。

我有个小姨,嫁在这个村,住处恰好就在浴场边上。到了年前最后一个圩日,我们赶完圩、买好年货,便提着早已备好的毛巾和衣物,投奔小姨家。几杯茶下肚,一行人浩浩荡荡往汤池而去。

汤池分男女浴池。推开那扇小门,眼前一片迷蒙,好一会儿才辨清池中的面孔。有老有少,肌肤或白皙或黝黑,有人端坐、有人半仰、有人搓澡、有人擦洗,众人对此早已熟视无睹,各自恬然自得,享受着温泉水带来的惬意。

我一转头,见小姨先探出一只脚试了试水温,随即另一只脚也下了水。在母亲再三催促下,我才扭捏着下水。整个身子浸入汤水时,心一下子提了起来,“呀”一声猛地站起,把旁边的老太太吓了一跳。小姨笑得前俯后仰,伸手拉着我往旁边浅水区走去。短短一段路,走得人浮浮沉沉,许是那热气熏得人有些发飘。

在光滑的石板上坐定,小姨递给我一块圆润的石子,那是她去溪边捡来的,被流水冲刷得大小刚好两指拿捏,光溜得丝毫不磕皮肤。“给!像我这样!”她示范着,从膝盖到脚板轻轻一刮,搓出的污垢即刻被汤水冲散,皮肤上便留下一道浅浅的红印,在阳光下,仿佛能看见将透未透的血色。身上的污垢经汤水浸泡,变得极易清除。在那块光滑石子的刮擦下,身子渐渐清透起来。到后来,我越发习惯这水温与雾气缠绵的感觉,仿佛置身仙境,可自在走动,亦可嬉笑打闹。

约莫半个时辰,母亲便唤我起身。刚出水那瞬,人还有些晕乎乎辨不清方向,被搀扶着坐到旁边的矮凳上。明明暖阳高照,却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小姨拿过毛巾,胡乱帮我擦干身子,便把衣服往我身上套,而她们则继续泡在烟雾里,唠着家长里短。此时进出浴池的人络绎不绝,大多是满脸倦容进来,容光焕发出去。水汽氤氲的空间里,飘着椰油皂的清香,更裹着人间暖暖的人情味……

家乡的汤池得天独厚,水温最高可达九十摄氏度。附近乡人享此便利,在溪边出汤口用石子围一圈,便能煮鸡蛋;后来便砌池建浴场,接待四面八方的来客。

泡罢温泉,便归家去。旧岁尘烦,尽随一池温汤洗去,只余下满心安稳,静待新年。

春仔花开报春来

□王常婷

在闽南,春节是一场与花的盛大约会。当北风裹着咸湿的海雾掠过燕尾脊,当街巷里开始飘荡着炸枣与醋肉的香气,许多人家的厅堂、天井,便悄然绽放起一簇簇明艳的春仔花。这抹浸透着年味的红,是刻在闽南人基因里的春日密码。

闽南的春节摆花,是门流动的民俗学。腊月,各色花卉便带着不同的使命入驻厅堂。水仙是许多人的心头好,春节的家里,如果没有摆上一盆水仙,这年味便寡淡了。而且对花在除夕夜开的期待有着莫名的执着,过了腊月廿四,如果这水仙花苞还紧实地包着,便得适时加点温水、晒晒太阳,催花也催春。水仙细长的叶片在清水里舒展,待到除夕夜,

金盏银台般的花苞次第绽放,满室生香,恰应了“花开富贵”的吉兆。近几年,多了温室培育出来的盆栽蝴蝶兰,花瓣如振翅的凤蝶,热闹活泼。水仙的清雅与蝴蝶兰的娇艳相映成趣,当晨光透过花窗斜斜照进来,便成了闽南人最朴素的年画——没有浓墨重彩,却自有一番生机盎然。

腊月的闽南花店,各色鲜花绿植总是堆到店门口;就连菜市场的摊位也见缝插针摆满了花。最惹眼的,是搁置在车斗里的花,这些花多来自附近县市的花农,他们凌晨便载着满车芬芳进城。月季、蜡梅、银柳、冬青枝……层层叠叠,花团锦簇,沾着泥土,滚着晨露,散发的都是大地的芬芳。

那么多的花,很多就是春节开那么一阵子,似乎是拼尽了全力,元气大伤,在之后的日子里,好的植株还活着,却少开花;有的干

脆就跟着花儿一起香消玉殒了。只有月季最好养,开过的植株,扔花坛里,一年四季都绿油油的,开花似乎也不挑季节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村里的老人习惯都把月季叫做“春仔花”,也许是春天里开得最艳吧。

还有一种花,也叫“春仔花”,它“开”在阿姨、阿嬷的发髻上,比月季开得更艳更持久,曾经是闽南女人的最爱。

外婆年轻时很爱美,最喜欢茉莉,常常偷偷采一朵插耳后,可以香一整天。可让她婆婆看到了,不让插白花,于是,外婆就自己做春仔花。

细铁丝、红丝线、红宣纸,比较隆重的场合也用铜丝、红绸缎加金箔纸,或者串上珠子。铁丝在指间弯成花萼,红丝线再层层缠绕,渐渐显出花瓣的轮廓,一朵春仔花就在弯弯绕绕中轻轻松松松活了。色彩

彩是鲜艳的红,花朵儿却还是茉莉的形状。晚年的外婆手有些发抖,却依然灵巧,过年还做很多春仔花,因为做一枝跟做十枝八枝花费的材料、功夫差不了多少,一次做了可以绽放一整年。

最常见的是供在灶头的“春饭”,一定得插着一朵春仔花,俗称“饭春花”,闽南语中“春”与“剩”同音,象征着五谷丰登、岁有余粮。那用红纸精心做成的春仔花,是人们播种在田野上的希望之花。另一边,又有几朵春仔花绽放在迎元宵的大红灯笼上了。

又一年的春节将至,老家门楣上,新扎的春仔花在风中轻颤,像极了外婆当年发间的那朵朱红。

且喜且惊压岁钱

□吴安钦

一到年底,便想起孩提时长辈们给的压岁钱。

除夕一天天逼近,我们总是翘首以待,期待大人笑吟吟地把一张张带着墨香的新钞送到我们手里。

大人难以领略到,我们接到压岁钱后且喜且惊的心情。

祖母给的红包总是最沉。她常常另外塞给我一张崭新的一元币。住在同一大厝里的伙伴们,他们身上很早就揣着一沓一沓的压岁钱,还聚到大厅里向我炫耀。我往往要到除夕夜才能拿到红包,再量量也比不过他们,底气不足,从来不敢与他们攀比。到大年初一,我才敢拿出那张崭新的光滑耀眼的一元币展示给他们,他们很不服气,说,再新,也只有一张呢。

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岁钱,但它

总让我惊喜交集。最为亢奋的该是除夕。怀揣那一张张带着体温的压岁钱,连过年最馋人的吃食,比如猪肚炖蛇干、大蒜炒海蛎之类的,都能暂时抛到脑后。匆匆忙忙上桌吃了白米饭与咸带鱼后,等着散席,然后掩不住一脸兴奋躲到楼房一角,谋划如何使用这些压岁钱。

盼望许久的风筝今年一定要实现。过去,看大哥哥大姐姐放风筝,真是羡慕得要命。特别是看到他们拿着剪刀、竹篾、各色纸条、丝线等,围在一块精心制作风筝时的那种激情与快乐,简直令我心生嫉妒。他们不仅嫌我小,还嫌我没本钱没本事玩风筝呢。这回,我一定要安排五毛钱甚至更多的一些钱投资风筝制作,还一定要做个船形风筝,把丝线设计得特别长,让它飞得更高远。

对了,我不是很喜欢画画吗?不是朝思暮想那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色蜡笔吗?还有那神奇的液体彩墨,黄色与蓝色一调,竟能变成绿色;红色与蓝色一混,就是

我最爱的葡萄紫。我要用它们画一串又一串熟透的葡萄。这需要多少钱呢?我想,一元之内都得拿下。

还有,我和伙伴们商定,过了年一起买军棋,一盒才一角八分钱。

我的伙伴和我一样爱跟大人学演戏,其他好解决,戏班子需要道具,仅小小的锣和鼓两件就要五六元!这些,一人是承担不起了。怎么办?只能众筹,但是,我要带头,至少要出一元。

我还想要一盏能旋转的走马灯呢。七算八算,预算竟然超过了五元。

祖母早就说过,开学注册就靠这压岁钱钱了。

如何用好这笔压岁钱?纠结中,我进入梦乡。梦,一个连着一个。

看,我用压岁钱,买了彩笔、军棋,还有五件套的锣鼓……最欢欣雀跃的是,我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只又大又轻的帆船形五彩风筝,它径直往天空飞去。我手中紧攥着红色丝线,一圈一圈地放,风筝扶摇

直上,我的伙伴们一个个高抬着头,眯着双眼,惊呼声比过年的鞭炮声还响。我更是得意,忘乎所以。糟了,因为玩得太专注,彩笔、军棋、锣鼓等,竟然失踪了,我急得大喊大叫。这事还被祖母知道了,她训斥了我一顿,更让我吃惊的是,所有藏匿在床底下的压岁钱全被她老人家收走了。我又气又急,竟噙泣出声来。祖母斥道:过年不能哭!我赶紧收起哭脸。还好,一阵急促的鞭炮声把我从梦里惊醒。

我连忙摸了摸床底下的压岁钱——安然无恙,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谢天谢地,还好是一场梦。

“百十钱穿彩线长,分来再枕自收藏。商量爆竹谈箫价,添得娇儿一夜忙。”如今忆起压岁钱,不禁想到清代诗人吴曼云的诗。用他的诗来描述我当年的那场梦,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
腊月廿五磨豆腐

□黎洁

儿时,做豆腐一般都是用自家的黄豆。粒粒金黄坚硬的豆子,多是庄户人家当年从田间地头收获来的。大豆晒干扬净,待到年前派上用场。

邻居家有一盘石磨,到了年关,转得不分昼夜,母亲排号排到了腊月二十。

父亲在院里劈柴,当邻居捎来口信,说快轮到我们家时,母亲就会招呼我们姐弟几人从家里带上柴火赶往豆腐坊。

浸泡好的大豆被堆放在磨盘上。人推动石磨转动,一粒粒金灿灿的大豆在两扇石磨的碾压下变成乳白色的豆浆,流进大木桶中。推磨是个极考验体力和耐力的活——疾步快行,体力迅速消耗殆尽;均匀出力,稳扎稳打,方能持久。看到大人们辛勤劳动的情景,我便凑热闹来帮父亲推几把磨。

记得那时,已近十岁的我个子还没有磨架的扶手高,须双脚踮着来回小跑,双手握住磨杆,力气总也使不到点上,整个人其实是挂在磨担上的,害得父亲要使更大的力气来推磨,简直是

在帮倒忙!即使这样,父亲仍是很开心的,也绝不会骂我,因为村里过了腊八是要禁口的,家家户户大人都不再打骂小孩。

老话说,世间有三苦——行船、打铁、做豆腐。做豆腐不仅费力气,还考验手艺。杀沫、吊浆、点卤……每道工序都有讲究。父亲在大锅上架上了案板,我和母亲站在灶台上,提着吊汁纱布的四角,父亲手拿水瓢舀着豆沫,乳白的豆汁缓缓流进了大锅。

吊浆的火候要把握好,火大易溢,且易糊锅,父亲挥动大勺扬着浆液,灶间热气弥漫,他的脸在一片清雾里时隐时现,豆浆的香气渐渐氤氲开来。母亲熄了灶火,盛一碗豆浆给我,一口喝下去,全身都发暖。

豆浆要制成豆腐,少不了一样东西,那就是石膏。石膏要在炭火里煨熟,再碾成粉末,加水调匀,然后撒在豆浆中搅匀。大约半个小时,豆浆便凝成了豆腐脑。用豆腐脑直接做菜,绝对算得上美味,配上一点瘦肉,撒上一点葱花,不刺激味蕾那

才怪呢。母亲知道我们爱吃,每次制作豆腐时,都会做上一大碗豆腐脑,供我们拌饭吃。

制作豆腐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加压。将豆腐脑舀进特制的水框中,盖上盖子,盖子上加上几块洗干净的大石头,等上几个小时,便可大功告成。父亲干净利落地把这些做完后,才真正消停下来。由于白天忙活,做豆腐基本上都在晚上,压了一晚的豆腐,到第二天完全成形。

母亲早早起来,把豆腐一块块分割好,盛放在篮子里。要吃的时候,取几块下来,做成我们最爱吃的佳肴,有时候,也会送一些给左邻右舍,让大家一起来品尝。当然,邻居做了也会送给我们,这样的互动,充满了温情。

做好的豆腐上桌,无论煎、烤、煮、炖我都喜爱,虽然形式不一,但味道都是极好的。豆腐皮炒青菜,豆腐皮的柔韧和青菜的嫩脆搭配,可谓相得益彰。小葱拌豆腐是美味的下酒菜,把豆腐切成块,然后撒上一些葱花,淋上几滴香油,吃到嘴里,



(CFP 图)

绵软可口、回味悠长。

腊月天寒,一板豆腐要吃到过年,母亲一般会将其切成小块,炸成豆腐泡,再用蒜苗清炒,或者做成红烧豆腐、豆腐丸子、肉末炒豆腐等各种菜肴,满足一家人的味蕾。

豆腐与“兜福”谐音,旧日里腊月的村子里,家家都会做上一板豆腐,讨个兜福纳祥的好彩头,这白嫩嫩的豆腐,也成了家家户户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。



送腊迎春

●早在3000年前,古人就已开始庆祝过年,《诗经》记载了西周初年幽地的人们在年终岁尾庆丰收、贺新年的情景。

●西汉颁布的《太初历》,确定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,“正月里来过新年”的习俗一直传承至今。

●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这一习俗,汉代就已出现。古时的压岁钱叫“压胜钱”,也叫“花钱”,钱币上铸有吉语或寓意吉祥的图案。

●唐朝时,人们会在过年时放假七天,腊月廿八到正月初四是最早的“春节黄金周”。宋代以后,守岁、拜年等传统礼仪逐渐形成并沿用至今。